



陈亚洲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他乡的美神

首部叙写西域外国女人的大散文作品。一个洞望他乡美神的秘密通道。一种重温幸福时光的另类写作文本。

西域风月丛书

1267
2263

他乡的美神

新疆人民出版社

陈亚洲著

书名：他乡的美神
作者：陈亚洲著
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版次：1
印张：16
字数：250千字
页数：320页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数：1—3000册
ISBN：978-7-228-0333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乡的美神/陈亚洲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9

(西域风月丛书)

ISBN 7 - 228 - 10494 - 3

I. 他… II. 陈…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6721 号

丛书策划 陈 漠

责任编辑 宋江莉

装帧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电 话 (0991)2825887 (0991)2816212
印 刷 新疆兵团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 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总序

女性怀抱中的西域

沈 莅

读者朋友们也许会问：何谓“西域风月”？

一说起西域，人们就会想到亚洲腹地，想到丝绸之路，想到西域三十六国，也会想到多民族的共居和多元文明的荟萃，当然还会想到草原、绿洲、雪山、沙漠，想到葡萄、玫瑰、石榴、无花果……时至今日，西域仍是异域梦想、种种奇闻和壮丽风景的代名词——它是一个给人无限历史遐想的美的博览中心。

西域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史籍上是在汉代，也即张骞“凿空”西域之后。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它才被“新疆”这一称谓取代。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指古代中亚，狭义的西域就是历史上的新疆。

西域是一种地理，更是一种精神向度。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西域就是这样一片培养独特个性、孕育与众不同文明的宝地。

相对于西域而言，风月这一概念要复杂得多。《辞海》上

解释风月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清风明月（即美好的景色）；二是指男女情爱。人们常说“少谈风云多谈风月”，这是对风月的通俗化谈论。白居易诗云“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他所说的风月兼具自然风光和男欢女爱两个方面。在我老家浙江，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石碑，上刻“壬二”二字，相传是乾隆手迹。这二字正是去了边的“風月”——风月无边嘛。游览人间天堂的美景，再想想历史上或传说中的绝代女子：苏小小、白娘子、祝英台、花魁女……满园春色关不住，西湖的确是一个占尽无边风月的地方。

当我们把“西域”与“风月”放在一起时，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西域有风月吗？如果温润的江南是滋生风月的土壤，那么西域的干旱荒芜不正是风月的不毛之地吗？它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蛮族征战、人种角逐、雄性大旗猎猎飘扬的地方吗？

的确，长期以来，有一种普遍弥漫的论调，认为西域就是阳刚、雄健、豪迈的代名词，似乎是男性神话和雄性激素创造了西域文明。这种奇谈怪论遮蔽了历史的真实，至少只道出了“半个西域”。现在到了还它一个真相的时候了。

我想，既然有一个太阳照耀着的西域，也一定存在一个月光笼罩下的西域。在西域粗砺、坚硬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个阴柔、温婉、细腻的西域，藏着一颗柔情似水的女性的心。每当我们想起那些大名鼎鼎的男性英雄的时候，同样要牢记这些美丽动人光华四射的西域女子的名字：十二木卡姆的搜集整理者阿曼尼莎罕，身上散发着沙枣花香的香妃，远嫁西域的汉家公主细君和解忧，在库车河畔治病救人的瑞典女传教士洛

维萨·恩瓦尔、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还有众多的无名女性：草原母亲，绿洲少女，巫婆，女阿肯，吐火罗舞女，骆驼客之妻等等。如果没有她们的哺育，西域文明将是一个残疾儿。

因此，我要说，西域有风月。它是另类的风月，独异的风月。除了神奇风景和男女情爱，“西域风月”还应包括与女性有关的更宽泛的内涵：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悲伤与喜悦，她们的大地与天空，她们的创世与宿命……它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概念，而是一种阴性色彩的人文意义上的风月。我还想进一步谈谈文化和信仰中的风月。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沿着男性取向发展，而佛教则是与女性、与全人类融合后的无限宁静（无性的面貌）。如此说来，西域佛教不也具备某种伟大的“风月”特征？

基于此，“西域风月”丛书的一个目的是还原一个“女性怀抱中的西域”。它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以女性与一座城市（或一个文化区域）的关系为线索，以图文结合的方式，深入到被遮蔽的幽暗的历史中去，捡拾散佚的故事和传奇，强调对细节的挖掘，找回失去的真实和生动，让历史发出动听的回音。它不是历史专著，也不是纯文学作品，大致倾向于文化散文，而跨文体写作是它的一个特色，一种有意识的追求。它是女性的西域传奇，是从历史背后、时光深处寻求的女性启示录。

丛书的作者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当中有诗人、小说家、在读研究生、报社编辑。她们从女性的角度和立场出发，去理解“西域风月”的深层内涵，用自己的才情和悟性对爱情、女

人、人性以及文化、宗教等基本命题作出了独到阐释和诗意描写。

她们查阅大量史料典籍，深入书中涉及的地区体验、考察、采访，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了艰辛劳动。她们消化历史和传闻中如此多晦涩、暧昧、散佚的东西，结晶为自己的所有，终于摘下五枚芬芳之果。而且在写作手法、风格等方面保持了相当大的差异性，呈现了个人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她们将女性的命运、传奇与磨难作为最基本的主題去抒写，从阳性西域的深处挖掘出令人吃惊的阴柔之美。她们用自己的写作复活了另一个西域：风月的西域，女性与爱的怀抱中的西域。

我不能说这套丛书填补了多么大的空白，但它所起到的弥补和修正作用，无疑是西域文化的一次不可忽视的贡献。

乌鲁木齐北山坡

2006年5月

目 录

卷一

- 001 / 走出喀什噶尔
003 / 一种桂花的馨香,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
009 / 凯瑟琳·波尔兰德,一个人的喀什噶尔
022 / 风云百年的英国领事馆
034 / 中国花园的第一位“小资”
040 / 黛安娜·西普顿,喀什噶尔寻梦之旅
058 / 秦尼巴克的最后一位“山友”
069 / 仰止“冰山之父”
077 / 想念在惜别的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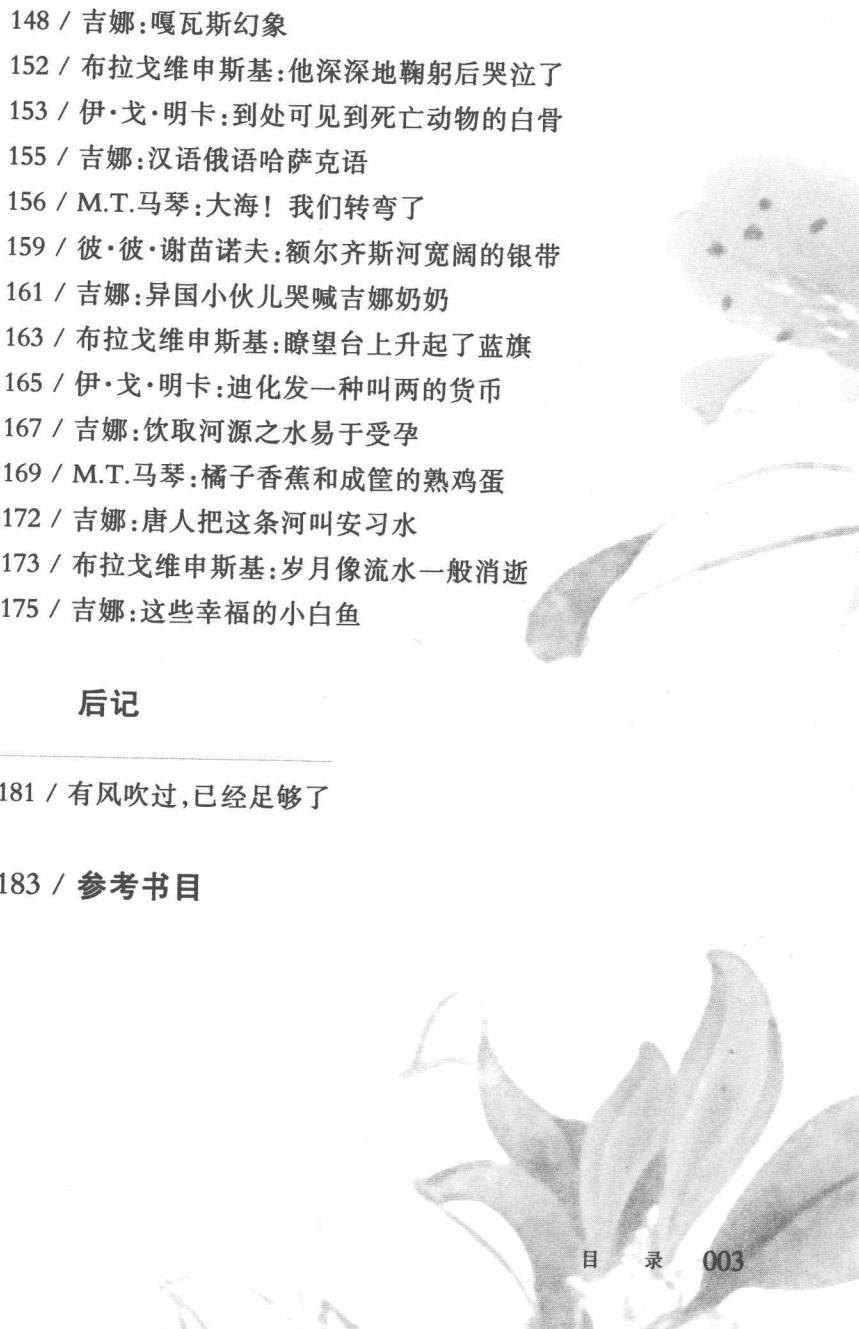
卷二

- 079 / 带光行走的生命——洛维萨·恩瓦尔日记
080 / 8月15日 星期二 每个人都是上帝
081 / 8月16日 星期三 妮卡不见了
083 / 8月17日 星期四 晨祷
084 / 8月18日 星期五 妮卡的身世
089 / 8月19日 星期六 阿力甫进述吉尔吉斯同胞

- 
- 095 / 8月20日 星期日 在中国 在俄国
098 / 8月22日 星期二 不求安慰 但去安慰
099 / 8月23日 星期三 妮卡回家
101 / 8月24日 星期四 这孩子得了伤寒
103 / 8月25日 星期五 梦回故乡
104 / 8月26日 星期六 爱是天职
106 / 8月27日 星期日 喀什噶尔的首位瑞典传教士
108 / 8月28日 星期一 你好,豪格伯格
112 / 8月29日 星期二 卡西姆·阿洪
115 / 8月30日 星期三 我期盼一封信

卷三

- 119 / 布尔津长谈
121 / 吉娜的眼神
122 / 布拉戈维申斯基:新疆广大而寂寞
125 / 伊·戈·明卡:那天夜里刮着大风
128 / M.T.马琴:在水田上空
131 / 吉娜:尘封的一九三七
133 / 彼·彼·谢苗诺夫:我迁徙,我热爱
135 / 吉娜:好好梦不见我那拉手风琴的老头子
138 / 布拉戈维申斯基:一件丝绸花长衫
140 / 伊·戈·明卡:第一顿中国晚餐
141 / 吉娜:透过这条菊花连衣裙
144 / M.T.马琴:丝绸围巾上绣着字
145 / 彼·彼·谢苗诺夫:我看见了阿尔泰高山罂粟花

- 
- 148 / 吉娜:嘎瓦斯幻象
152 / 布拉戈维申斯基:他深深地鞠躬后哭泣了
153 / 伊·戈·明卡:到处可见到死亡动物的白骨
155 / 吉娜:汉语俄语哈萨克语
156 / M.T.马琴:大海! 我们转弯了
159 / 彼·彼·谢苗诺夫:额尔齐斯河宽阔的银带
161 / 吉娜:异国小伙儿哭喊吉娜奶奶
163 / 布拉戈维申斯基:瞭望台上升起了蓝旗
165 / 伊·戈·明卡:迪化发一种叫两的货币
167 / 吉娜:饮取河源之水易于受孕
169 / M.T.马琴:橘子香蕉和成筐的熟鸡蛋
172 / 吉娜:唐人把这条河叫安习水
173 / 布拉戈维申斯基:岁月像流水一般消逝
175 / 吉娜:这些幸福的小白鱼

后记

181 / 有风吹过,已经足够了

183 / 参考书目



走出喀什噶尔

从来没仔细想过应该把你放在心中的哪个地方
你从来超乎我的想象

——题记

雨，让午后的草地不再显得千篇一律。
雨滴不安分的在青草的叶片间跳来蹦去，留下草坪一派落魄的坚持。

已经是夏初了，天气却忽然寒冷起来，窗外雨声霹雳，于是备感房间的隔绝与温暖。

合上《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一书的最后一页，我顿觉自己生活的贫乏与简陋。重新调整循规蹈矩的生活对我来讲未免有些吃力了，而对已往光阴的眷顾几乎停滞在千万次的重叠里。我对自己有些厌倦，特别是在这个无边无际的雨天。呆呆地趴在窗边看了一会儿瓢泼在暴雨中还没彻底长开的草叶，灰云密布的天空，大雨淹没了过去，也淹没了现在。

此刻，喀什噶尔是雨天还是晴天？书中的两位英国外交官夫人是否也有过在雨天忧伤的景象呢？作为英国第一任和最后一任

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与戴安娜·西普顿，她们脱离故土的文明在遥远的中亚过着“游牧”的生活，虽然没有了文明的限制，但日子跟着变得清寂而漫长。处在这个对她们而言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她们俩陷入过那种无论你在生活什么都毫无回应的境遇吗？

回答我的只有大雨滂沱。

不会有多少人记得这两位英国女人的喀什噶尔经历，即使在当下的喀什噶尔。在我隔着稠稠密密的文字与她们相遇时，仿佛书和我之间涌起了一场雾，竟然有一种空茫和潮湿的气味和眼神，好像她们的叙述在模糊我的一切，包括那些向往及点点滴滴。

著名女作家王安忆曾评价说，第一任英国领事夫人凯瑟琳·马嘎特尼写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远比最后一任英国领事夫人黛安娜·西普顿写的《古老的土地》真挚诚恳。现在这两本书同时被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镰先生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以《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为名。

凯瑟琳·马嘎特尼对喀什噶尔时光的回忆与戴安娜·西普顿相比更为细密和宽容。在凯瑟琳的年代，喀什噶尔似乎比后来的戴安娜时期更加原始和自然，而凯瑟琳又是那样的心境平和，愉快地对待种种该来不该来的际遇。她从未主动地去探险，只是恪守妇道地养育孩子，将领事馆当作自己的家园那样去打理。而就是这样顺其自然地与喀什噶尔建立亲切的关系，使她在这偏僻一角的生活，深入到了传奇的核心，这核心就是日常生活。她没有野心去发现新风景，却是身体力行，在自己的景色里实践着传说里的传奇。而戴安娜·西普顿则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时尚女性，她非常关注自己的感官体验，即便记录了诸多对旅行探险和异地生活的意犹未尽，但字里行间仍然掩饰不住对喀什噶尔美景的赞叹与留恋。正因为这种不一样，才使我们看见了两个女人眼中的两个喀



什噶尔。

那么,第三个喀什噶尔,可能,会是哪个心灵不再孤单的梦之深处?

一种桂花的馨香,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

真不知道该在这样一个没着没落的雨天做些什么,橱柜边的CD架上有排放整齐的影碟,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喜欢的一部由丹麦女作家艾萨克·丹森的自传体小说改编的电影《非洲之旅》。

挥之不去片中那个叫凯伦的女人,她总是带着绝望和颓废的美从非洲的远处漂泊而来,浑身都是非洲原野泥土的芬芳和弄丢了梦想后空茫缱绻的模样……

一直觉得《非洲之旅》和《廊桥遗梦》、《情人》还有《马语者》有很多共同的东西:黄昏、中年、怀念、告别以及一个女人从容不迫的讲述。

我一向喜欢一个迟暮美人回忆她的爱情,这些故事是透过命运的烟尘看过来的,遥远、温润、细致、感伤,但又很自省。那些动人的往事,那些命定与深情,浓烈与内敛,都在暮年的窗前,一一细数。

那样情爱才是古典的,不容易熄灭的。正如Karen在恋人Denise的葬礼上所比喻的:“一种桂花的馨香,不因死亡的突然降临而消失。”

丹麦女作家艾萨克·丹森的自传体小说《非洲之旅》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情人》相比,一个淡雅、精神、唯美,另一个狂热、本能、隐秘;一个是在非洲,广袤草原,无遮无拦,一对恋人驾机飞翔,欲醉欲仙;一个是在亚洲,终年的雨季,一对情人躲在湄公河畔湿热的唐人街充满热汤、茉莉花、尘埃、和煤火气味的独居室,大汗淋漓毫无杂念地拥缠。幸好,它们都很纯粹,很坚定地维护了

它们各自应该坚持的内心的情感。而《廊桥遗梦》和《马语者》又不一样了。偶然的相遇，无法在一起的刻骨怀想，传统的理念与情感的归航，永恒但又瞬间即逝。

隽永恬淡的情节，恰到好处的分手，在最美丽也是最绝望的时刻，在爱还来不及说出、来不及暗淡退色和凋零的时候，就永远作别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我偏爱这种意犹未尽的留白。

《非洲之旅》虽然已经看过四遍，依然情不自禁想再体验一下影片中那无止无休的震撼与感动，再追随女主人公凯伦走进非洲，历经一次生命与爱情的天涯孤旅。

都说所有的女人，会在韶华逝去的时候，喜欢回忆生命中曾经的恋人与恋情。那些被时间的风沙冲淡了浮华与喧嚣后沉淀的往事，终于可以尘埃落定。

我会不会是个例外？

记得香港女作家亦舒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当我们爱一个人，会记得一些和他有关的画面，他离开后，只要一想起，他就会出现，他会出现在那些画面里。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浮现出这些画面，并与他微笑着在画面中重逢。

电影的开始就是这样的画面重逢。

已经老去的凯伦午夜又梦回到她曾经生活过的非洲原野与丛林。在落日中雕塑般伫立的剪影，那个打猎时永远带着三枝来福枪，个把月干粮，和只播放莫扎特音乐的留声机的漂泊男人……

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在非洲恩共山脚下，我曾经有一个农场……”回忆的帷幕缓缓开启。

此时，一九一三年的列车，载着凯伦，穿越原野草地，驶向非洲，驶向那片神秘又洪荒的古老大地。



她是因为厌倦了故乡丹麦的生活,想要一份自由和传奇而来到非洲的。

她满怀梦想、新异和一些虚荣来到这片陌生的非洲大陆,她嫁给了一个不深爱也不厌恶的男爵。但这个生活放荡的男爵却深深刺伤了她。

在看影片的时候,我常常会被梅丽尔言语行动间的坚定和自信所打动,她知道自己要什么,应该做什么,而不为环境和旁人所左右,这让她不仅拥有贵族的不可仿制的高雅,更拥有一种本真深邃的自然之韵。

被影评人誉为“一代只出一个”的影坛常青树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此片中有非同寻常的本色演绎。在她身上有一种不是因为漂亮而散发出的迷人气息,她让女人这个字眼在这部影片里有了更深度和更孤傲的提升。她善于将女人灵魂深处的情感和愿望用一种含蓄静默的方式一寸一寸浸透到你的心灵中,不知不觉已是丝丝入扣。

这天,凯伦骑马外出,途中,下马小憩。突然,发现一头狮子就在身后,眼看就要逼近。她紧张极了,可枪却在马背上。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叫住了她:“不要动,别逃,否则它会扑上来!”果然,狮子与她对视一分钟,转身走了。

凯伦认出刚才解救自己的人是丹尼斯。她曾在来非洲的火车上遇见过他,丹尼斯是个英俊潇洒的英国青年贵族,行踪无定,来往于非洲和英国。或打猎,或做小生意。这次,他与朋友,商人考尔来肯尼亚做象牙生意。

凯伦很高兴又遇上了丹尼斯,她邀请他和考尔到家中吃晚餐。

吃完晚饭,三个人在一起闲聊。凯伦即兴编起了故事。

喜欢看凯伦第一次在晚餐时给丹尼斯讲故事的情景,烛台辉映,美酒微醺,心仪的感觉悄悄从彼此的眼底漫至心田。

离去时丹尼斯送了第一份礼物给凯伦,因为讲述故事而心悦诚服给付的报酬:一枝金笔。后来,这枝笔真的抒写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非洲之旅》。

丹尼斯送给凯伦的第二份礼物是“用上帝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在蓝天俯瞰美丽富饶的非洲大地,绿意葱茏的广袤原野,浩瀚无际的大海,以及一群群像梦想一样展翅遨游的白鸟……

这是一次充满生命欢歌的飞行。他们飞过高山、峡谷、河流、草原,用眼睛和心灵捕捉着那片土地的神奇与神秘。随着镜头切换成飞机飞行在一大片白色鸟群上空的近景,约翰·巴里的主题音乐一泻千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凯伦心中饱满的澎湃激情。这是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组画面。在空中,被深深感动的凯伦沉醉地向座舱后方伸出了手……每次看到凯伦在云端伸出手与丹尼斯十指相握的画面,都会有满溢的颤动涌透全身。

然而丹尼斯终究还是喜欢漂泊和自由,那只和凯伦握过的手,更向往缰绳,猎枪和方向盘,永远无法停留在一个女人温柔的掌心。

我喜欢这个故事,也许是因为女主人公凯伦的达观和坚定,她在爱情和生活中的独立与自如。在不能将爱人留在身边的时候,不会变成一个哀怨悲情的小女人,在一场比赛烧掉了她的“凯伦庄园”和十七年播种的所有希望的时候,却依然为当地的古库尤族人跪求一条生存之路。

一个男人,可以不爱上这样的女人,但不能不为这样的女人折服。

行囊已备,只剩几个木箱的房间里,凯伦和丹尼斯惜惜对坐,他和她都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的时光。

他说她走的时候,会驾机回来送她。

但是天空却把飞行中坠入山谷的他留下了,不再归来。她在



丹尼斯的葬礼上说，他不属于我们，也不属于我。那是她在非洲十七年唯一的一次眼泪。

在安葬恋人的那座山坡上，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狮子，悠然地往来于每个晨昏。

她终于还是离开了，一个人孤独地走出了古老而原始的非洲大地。

所有的非洲的往事已经远了，像丹尼斯一样，已经变成了她内心的一种风景。她看着远处的大地，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回来。

当那首像山泉一样流淌的民谣一般质感的主题音乐沿着时光之水静静流泻在忧伤古朴的非洲荒原上时，再看窗外，已是大雨漫漶的黄昏。

岁月如河，一去不回头。仿佛流过指缝间的沙子一样无法挽留，仿佛人生中可遇不可求又变化无常的命运。生活与生命一样又非常不同，我们的生活虽然从来都不缺少遗憾，但生命中常常缺少永恒。这就是生活，不可预知的生活，难以企划的生活，却又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生活。

就如同那位走进又走出非洲的丹麦女子凯伦，就如同我刚刚读完的《外交官夫人的回忆》一书中那位来过又离开亚洲的英国



《非洲之旅》是获得58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的经典影片。此为电影中凯伦和丹尼斯。